

琴台 潘國森

金庸文學山水

收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寄贈兩套新出版的《文學山水》，是二零一五年《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》，才一年多就結集出版，效率甚高。書分兩冊，共九百餘頁，收錄文章七十多篇，卻是非賣品，怪哉！讀者要一睹為快，可能要到圖書館借閱了。

是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、《明報月刊》與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合會合辦，論文集由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和中大中文系張雙慶教授合編。張公同時是大會籌備主任，他又是我們「香港作家協會」的元老。

據張公所記，是次會議涉及海峽兩岸四地！預備會議在台灣宜蘭召開，會議開幕式和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，閉幕式卻跑到一衣帶水的澳門，會後旅遊則到粵北丹霞山，這樣的一場盛會確實別開生面。

嚴格說來，筆者所參加的是「金庸文學山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這部分在文集收入名為「金庸武俠小說六十年」的獨立單元。翻開文集，還有綜論、古典文學、現代文學、港澳文學、世界文學、世界華文文學、遊蹤等單元。

「小查詩人」第一部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在一九五五年面世，到二零一五年剛好六十年。參加這部分會議、提交論文的朋友都按「文學山水」的題做文章，如吳宏一教授的《金庸小說中的案頭山水》、林保淳教授的《故園神遊與文化想像：金庸筆下的少林》、宋偉杰教授的《移情

山水、武俠行跡、中國形象：金庸想像中國的方法》、陳墨先生《絕情谷風景研究》和筆者的《武俠小說與遊記文學：跟隨紅花會群豪的遊蹤》都沒有離題。吳老師及其高足林兄，還有宋兄都是故識，陳墨先生則是初次有交談機會。其實大家都是類似金庸研討會的常客，只不過先前只算同場出現而沒有正式交流。陳先生已刊行涉及金庸武俠小說評論的專著最多，舉世第一，我「潘第二」仍是第二名，相信在「可預見之將來」這產量前二名的排序很難有變。

筆者的拙文再分四個部分，依次是：「旅遊文學與遊記文學之別」、「中國文學史上較傑出遊記文學」、「環珠樓主作品的記遊舉隅」和「紅花會群豪的遊蹤」。這紅花會的當家陳家洛正正是《書劍恩仇錄》的男主角。拙文的結論是：「金庸小說包羅萬象，若單從《遊記文學》的角度來研究，仍然有很大的空間……二十一世紀的《金庸學研究》的方法，已邁向「普查法」的道路，按遊記文學開發『金庸遊記學』這個分支，將有重大意義。」

《文學山水》上冊 作者提供



發式生活 高台余宜發

好像變了父親

個多月前，一直居住在美國紐約的外甥女，跟隨爸爸返內地工作，但因為皮膚敏感的關係，需要回到香港看醫生。

身為舅父的我當然為她安排，介紹了一個很出名的皮膚科醫生給她，因為這個外甥女在美國出生，一直都在英語的環境長大，中文當然不懂得看，但好在她自細也跟我的母親生活，所以還說得一口不錯的廣東話。但當她需要到香港看醫生的時候，問題便出現，因為她不懂得如何從內地到香港，簡單的過海關程序也不太懂得，結果需要在當地安排一架車直接接載到香港。

那個大清早，主持過通宵電台節目之後，便第一時間梳洗及吃過早餐，睡了一小時便帶她到中環看醫生。其實自己已經有年多時間沒有見她，所以也很開心。因為我真的很珍惜家庭每一個成員，所以當天也懷着一點興奮的心情迎接這個外甥女。

當中也談及到很多有關她在內地工作的情况，而且好像突然之間變了她的父親似的。問她：「吃了早餐沒有？」她說：「只吃了一條香蕉。」我便說：「那麼我們趕快去看醫生前吃點東西。」原來當自己身為長輩的時候，就自然好像成為了一位慈父，噫寒問暖，擔心她的起居飲食，就正如我們在中環行走的過程當中，旁邊

有很多車輛，我便打醒十二分精神看着她小心地過馬路；還問她有什麼東西需要買回內地，有什麼東西很想吃，完全是一個父親一樣。

因為自己沒有兒女，所以自己的外甥仔、女及侄仔，我也視他們作自己的子女般對待，每一個也很愛護。而且這個外甥女對我來說，更加有一幅難忘的畫面一直在腦海中。還記得自己在加拿大求學時期，每逢有假期便會搭飛機到紐約探望母親及姊姊她們。有一天，乘坐飛機到美國，她們來接機，取過行李之後，一起步行到停車場取車；在這段路的過程當中，我這位外甥女當時只有兩、三歲，她拖着父親的手在前蹦蹦跳跳，而她從來沒有見過我，但她不斷回眸向我微笑，好像重遇一位很久沒見的朋友。

當時那種感覺到今天仍然歷歷在目，所以我對這位外甥女特別痛錫。當知道她身體上有些問題，就算不睡覺也會為她好好安排，忘記了睡意。所以有一句話說：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。」

當一個人如果成為父母之後，便體會到自己的父母為什麼說話永遠語重心長；為什麼這麼擔心自己的兒女各種生活上的事情，自己完全明白，所以做了別人的父親半天，壓力已經覺得很大。各位子女，應該好好孝順父母。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談遺傳

不知怎的，退休以後，飯局頻繁，每周總有三兩頓。有時認為見見老朋友也好，但活動太多，頗感疲累。沒有聚會則感孤單，有了飯局又覺奔波，老人心理，矛盾之至。

過去寫這些隨筆短文，很是得心應手，千字之文，不消一小時。現在則是思索命題，也要花不少時間。是思路枯竭不暢，還是邏輯思維混亂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寫還是不寫，心裡矛盾得很。佔有報紙的專欄地盤，已有數十年之久，與報紙編輯和讀者也建立了感情。有時收到遠地的個別讀者來信，討論文章的內容，頓覺遠方有知音，心裡很有滿足感。

我常形容自己當前是風燭殘年，但卻是「四肢無力，頭腦清醒」。我當前思路並未遲鈍，更談不上糊塗。我知道有些大作家晚年患了癡呆症（腦退化），很可惜，只能變成一個「活死人」，在我的看法來說，可能真是生不如死。

老伴去世，我悲傷了好久，但我仍是留戀這個世界，因為我有上萬的好學生、逾百的好朋友，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孫子。我盼望有個曾孫子，滿足四代同堂的宿願。我的孫女今年就要結婚了，但願她早生個孩子，讓我有個曾孫。每當人們說我的兒孫有某一點很像我，我便很有滿足感，認為「人形」總能世代相傳。如果說他們有某些長處也有點像我，那我就更加高興了。

重視遺傳並不是封建思想，美國是最早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，他們的某些家族繁衍也都成為美談。到美國的移民，在英國旅行家福德海姆（FORDHAM）的心目中，都是些「英勇、堅強的漢子」。移民們接踵來到一片荒蕪的土地之後，逢山開路，建造木屋，抵抗印地安人，建立了新的美國。

這一片希望無窮的大地，鐵路網把一個個的開發區連接在一起。這把美國人的堅強、勇敢、彪悍的性格也留在新大陸的土地上。

翠袖 余似心

色彩人生

眾所周知宗教和政治是敏感的話題，最易傷害友誼。想不到學繪畫的學生都有一個忌諱，就是不爭拗那是什麼顏色，聽來有點不可思議，但是最確實不過的。

我和一些朋友常遇到一個問題，當我們認為物件是綠色時，其他人卻堅持那是藍色，有時是紅和橙的分別，想不到顏色竟然是個爭論點。在油畫班裡大家用同一牌子的顏料，對着同一靜物作畫，結果全班十多個人所塗出的色彩都不一樣，有深有淺有混入不同顏色的，可見每雙眼睛看色彩都有差別。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共識不為顏色爭論，以免沒完沒了，因為人人都只會相信自己所見的。

相信每人對色彩的感應都不同，故此都有自己尤其鍾愛的顏色和色調，可見自己所見的不一是別人所看到的，明白此點便知凡事不必強求別人認同。

當然，受過一定的訓練後，眼睛對色彩的敏銳度和分析能力可以大大加強。畫班的學生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啊！老師怎麼你看到這顏色，而我

之前一直看不到！」繪畫老師常強調所有物件呈現的顏色都會受它周遭物件的色彩影響，例如蘋果會受旁邊西瓜的顏色反映而呈現出淡淡的綠色，而西瓜也反映出蘋果的紅。真箇是「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」，就像在社會裡我們又怎能獨善其身？縱使不相識的人都會互相影響着。

有時我們以為自己看得明明白白，事實上可能是另一回事。從色環的分析中了解到所有顏色都是由紅、黃、藍三原色所混合而成。即如需要某種清翠的綠色，我會用黑色加上一定比例的鮮黃色，因為黑色含有藍和紅色。

在生活中有許多事情的演變是錯綜複雜的，並非表面所見，從學習色彩的時候，我也學習尋本溯源，客觀地看事物。

每人對色彩的感應都不一样 作者提供



百家廊

山林

花兒本是安靜的，微風吹來，便具備了動態。一動一靜，呈現春之佳韻。

春回大地，百卉千花，令人目不暇給。宋祁有名句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一個「鬧」字，盡顯勃勃生機，盎然春意。竊以為，能鬧者，不獨紅杏，更有它花，譬如迎春花、梨花、桃花、玉蘭花等等。

放眼北京城，正是人間早春三月半，玉蘭花開漸濃。約上朋友，走進無邊春色中。朋友說，去中山公園吧，那裡的玉蘭挺好看的。我說，雖好看，但不聞名，我們還是去潭柘寺吧，那裡的「二喬玉蘭」是玉蘭中的珍品，應該一睹為快。

來到潭柘寺，果然見到了兩棵清代的紫玉蘭。兩棵紫玉蘭距今已有兩百多年，不可謂不古；花開有若紫雲東來，霞光紛呈，不可謂不祥瑞。叫「二喬玉蘭」，那也是有講究的。三國時，江南喬國老有女名大喬、小喬，二女因具絕代姿容，而世所共知。後人看到潭柘寺的玉蘭紫色中雜糅了白色，便聯想到喬公愛女，直呼此二色玉蘭為「二喬玉蘭」。

得此雅名，也算實至名歸。「二喬玉蘭」花瓣碩大，香氣襲人，叢狀生長，形態優美，是寺院的寶貝仙木。站在玉蘭樹下，我分明感受到玉蘭花在高枝上笑傲春風，歡騰無比。花兒們雖然半開未開，卻已經有了「玉蘭枝頭春意鬧」的況味。聽說，到了繁花期，這裡會舉辦京西大廟會。我們來得略早，沒趕上廟會。春寒尚有餘威，來賞花的人並不多，我和朋友圍着玉蘭樹拍照留念，暢通無阻，盡興而返。

去年同期，我曾經獨自到頤和園賞玉蘭。頤和園的玉蘭也有很多清代古木。清朝皇帝鍾愛玉蘭，那是榜上有名的。雍正皇帝的妃子頭飾，有的就以玉蘭花為造型。乾隆帝也曾下旨頤和園廣植玉蘭樹。咸豐帝對玉蘭花更是情有獨鍾，他甚至愛屋及烏，澤及初入宮門的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乳名叫玉蘭，而被封為「蘭貴人」。

「蘭貴人」後來步步高升，垂簾聽政，權傾朝野，好像是沾了名字的光。慈禧太后也喜愛玉蘭，如今，頤和園的清代玉蘭，絕大多數是慈禧太后命人栽培的。上行之，下必

效之。愛蘭之風，綿延至今，使得北京城裡的行道樹種，玉蘭樹觸目皆是。

好樹開好花，好花人人愛。古代文人喜愛玉蘭花，詠玉蘭花的詩詞真是不勝枚舉。較為有名的如文徵明的《詠玉蘭》：「綽約新妝玉有輝，素城千隊雪成圍。我知姑射真仙子，天遣霓裳試羽衣。影落空階初月冷，香生別院晚風微。玉環飛燕元相敵，笑比江梅不恨肥。」

這該是對玉蘭花最高層次的讚美了吧？楊玉環回眸一笑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趙飛燕掌上起舞，翩若驚鴻，宛若游龍。玉蘭花或肥或瘦，兼有雙美，果真如仙女走出姑射山，身着羽衣降人間呢！

楚國的屈原偏愛玉蘭，既想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，又想「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」。據考證，木蘭也叫辛夷花、紫玉蘭，有別於現在的白玉蘭、黃玉蘭。中藥材叫辛夷者，是紫玉蘭的花蕾。白玉蘭、黃玉蘭的花蕾貌似辛夷，卻不叫辛夷。辛夷在中醫入藥，皆取自紫玉蘭。這可能是紫玉蘭花蕾藥效更強一些的緣故吧！

辛夷花蕾藥用功能很多，老百姓常用來治療鼻炎，每每有奇效。辛夷木也是香木，既可以提取香料，又能製作傢具。楚國人曾用辛夷香木製成輕便的車子，用以馳驅。（《楚辭·九歌》：「乘赤豹兮從文狸，辛夷車兮結桂旗。」）不但製成車子，還要製成門楣，裝點門面。（《楚辭·湘夫人》：「辛夷楣兮藥房，罔薜荔兮為帷。」）

如果辛夷花真是單指紫玉蘭的話，那麼明代的詩人朱日藩真算得上是紫玉蘭的知音了。他寫了一篇長長的《感辛夷花曲》，其中有「辛夷辛夷何難奇，照水偏宜姑射姿」佳句。他覺得辛夷花是奇花，彷彿仙子臨凡。文徵明吟詠的《玉蘭》主角是白玉蘭，朱日藩吟詠的是紫玉蘭，這真是各花入各眼。

巧的是，他們都把玉蘭當成姑射山仙子。白玉蘭純潔，紫玉蘭貴氣，黃玉蘭高雅，它們容光煥發，交相輝映，是同族的三位嬌客。不管花兒是什麼顏色，樹都是玉蘭樹，花都是玉蘭花，沒必要厚此薄彼。京城的玉

蘭花氣質非凡，相信它們都會遇到塵寰中的知音。

北京城裡的玉蘭品種不同，花期也不同。玉蘭花絕大多數開在三月初，也有四月初開花的。西山大覺寺內，有北京現存最古老的一株古玉蘭，距今三百多年的歷史。不到三月底，花苞紋絲不動，一副派頭十足的樣子。這株古玉蘭也不算開花最晚的。在北京某學校，我見識過一株廣玉蘭，花兒開在五月初，潔白如玉，香味撲鼻。廣玉蘭的花語是報恩，暗含學子感恩母校的意思，各地校園都喜歡栽培。

廣玉蘭原產於美國東南部，屬於舶來品，也叫洋玉蘭。它和原產於本土的玉蘭樹有明顯的區別。因為花型酷似荷花，廣玉蘭也叫荷花玉蘭。廣玉蘭樹高枝壯，花大清香，四季常青，優良環保，非常適合工廠、園林、道路等綠化。廣玉蘭在江蘇省被廣泛栽植，自一九八三年就被納為常州市的市樹，它象徵蓬勃向上的精神。

北京國際雕塑公園每年都舉辦「玉蘭節」。公園內「玉蘭花苑」佔地五公頃，種植着將近六千株玉蘭，是京城規模最大、品種最全的玉蘭種植園。每年四月初，遊客紛至沓來，盛況空前。

「弄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」，這是古人對於玉蘭花期過於短暫發出的感慨。我和朋友說好，今年無論如何也要抽出點時間去參觀玉蘭節，這才不枉我們愛好玉蘭一場。錯過了花期，就要等待來年，不如珍惜眼前。



玉蘭花潔白而芳香。網上圖片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另一場春晚(之二)

上星期講了「3·15」晚會上的第一個「看頭」——各企業的危機公關和藉機公關。除了看公關，去年中招的「餓了麼」給「央×續費」的段子，也引出了第二個看點：晚會的廣告名單。

「3·15」晚會的廣告比其他晚會多出了一絲曖昧和遐想。據報道，每年的央視「3·15」晚會都會提前招標，而有媒體統計過，至今為止，確實尚未有一家「3·15」晚會上投放廣告的企業遭曝光，「上個廣告保平安」成了坊間流傳最廣的避險首選方式。

今年央視「3·15」晚會前的貼片廣告有近十分鐘，加上晚會中的軟硬植入，一場晚會下來林林總總幾十個品牌企業上了廣告。有好事者在網上總結了「成功續費企業名錄」，還有陰謀論者質疑被曝光的企業是上廣告企業的競爭對手……小狸無憑無據，不能妄下結論，但瓜田李下之事確實容易讓人聯想。其實，貴為國家媒體，損失一台晚會的廣告錢並不會傷筋動骨，但換來的卻是公信力，實在應該讓自己有堅強和追求。

一邊是讓眾網友笑而不語的廣告名單，另一邊「中招企業」的名單也同樣很有看頭，這第三個看頭與其說是關注誰上了榜，倒不如說是看看「誰沒上榜」。今年「3·15」前，有微信公眾大號提前做了民調，問觀眾預測哪個企業會被曝光，甚至開出「賭盤」，猜對的留言下面，每個讚都給一塊錢。但到了開盤當日，卻讓人大跌眼鏡，六百多名參與競猜的讀者，竟無一人「答對」，賭資一毛錢都沒給出去，惹得活動舉辦方直呼「大概

看了一場假的3·15晚會」。

而縱觀網友給出的答案，民間榜單上的商家明顯比晚會上大咖多了，但即便是因電池爆炸而一次次全球刷屏的韓國×星手機、「3·15」前剛被曝光擁有掃把洗鍋廚房的×江南，竟也都未有登榜。以致於有不少網友失望評論：今年「3·15」，只打著蠅頭不打火。

「3·15」的第四個看點，就是看看那些之前被打過的，如今可還安好？答案是基本都還吃嘛嘛香。這個吃嘛嘛香其實成就於兩個不同的成因：一個是那些超級品牌，比如前兩年被罰的蘋果，今天看來任性依舊，依舊在中國的售後與世界不接軌，但沒有人care了，該搶iPhone 7的還是搶，果粉還是果粉，黃牛還是黃牛。這一切，都是因為人家產品好；產品好，便有了話事權，也必然會有更容易的原諒。另一個成因則完全來自今天社會的速食特點，再大的醜聞，紅不過一周。去年的「3·15」，點名誰來着？

網上流傳的段子說，春晚和「3·15」的異同在於：一個是給錢就能上，一個是給錢就難上。依舊是不能妄自揣測，但各種看點如果結合在一起也難免令人浮想聯翩。究其原因，而好像查酒駕，時不常就來一發。而老虎著哩不僅適用於反腐，也同樣適用於打假，這裡的老虎更不止於是個大品牌，更應該深入到行業深處，比如學術造假、票房造假、醫美產業鏈式騙貨等等。

如果哪一天，「3·15」晚會獻出的都是這些乾貨，那才真正讓人歡欣鼓舞。

七嘴八舌 小臻

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極度政治化，令香港一些政治冷感的人也慢慢留意，眼睛雪亮了，分析力提升了。分析到什麼是值得信任，自非法「佔中」事件後，反對派搞的活動都只是他們自己出席，普通市民肯參與的人數銳減，開始聯清政客真面目，是值得高興。

人人都說是社會撕裂，要修補，因社會要和諧，所以有人就自命可以團結各派人士作為本錢，陶醉於高水分的「民調領先」狀態。令人奇怪的是，為什麼能拿到泛民的一些票就覺得了不起？就代表了可以團結社會？他們是真心支持你定利用你？或者反證了一個問題，撕裂社會的主要源頭在泛民，能搞掂他們社會就和諧了。

那泛民為何整天將撕裂責任推給梁振英、林鄭？自暴其短，難道不獲建制派、商界支持都算可團結全港市民，建制派商界人士的意見就可不當一回事？被那些別有用心及有預設立場的媒體捧上天，造就所謂高民望的假象，只會害死自己，光環會很快消失，會重重跌下來。

全球年輕一代進入反叛期，似乎都喜歡企於

民調可以如浮雲

同執政者的對立位置上，從歐美到亞洲各地都出現激進派年輕人；但似乎外國人不會太講什麼如何團結社會這問題，因為只有解決社會面臨的矛盾與問題，市民自然不嘈吵，氣氛便和諧。關鍵還是領導者的處事能力，領導人物若光想做好人如何討好下面的人，那間公司不會有好成績；人有惰性，光靠自覺不行，要該嚴就嚴，不在適當時加點壓力他們會散漫鬆懈的。

全世界選舉都有人會借助民調來為自己造勢，如果能成功製造出有利自己的民調，在全民投票的選舉中會很有利，因為社會上一定有人云亦云的人，有不愛用腦、只跟着潮流走的人。睇如今香港特首選舉期間都有人玩民調戰玩得得意忘形，可以夠膽吹噓到時98%人支持蔣作健特首，咄咄張，目的是貶低林鄭，重施「人格謀殺特首」的故伎。只是許多選委不會完全信那些民調結果，明知調查含有水分，還是用自己的智慧選出心水人選好些。

本來民調數據用在分析財經市場、發展生活用品市場上很有參考價值。可惜，如今愈來愈多人專門用來作政治選舉造勢的工具，將民調數據視為神聖不可挑戰。有智慧的人也知民調

可以很嚴格精準，也有很兒戲的，用千人樣本就代表七百萬港人，抽取樣本是選用某個階層的受訪者較多，答題出來效果都很容易有偏差。正如林太反駁蔣片空她民望低時說，也有個調查是贏你薯片的，薯片卻發爛渣說：「嗰啲你都信？」那為何捧的兩個你又認為可信？

事實上民調是變幻無常，不同時段可以不同，不用太上心。朴槿惠、蔡英文、柯文哲當選時民意支持度高，如今全都跌到新低，所以民調可以如浮雲呀！昨日的高不等於今日高，今日高不代表明日高。



林鄭和曾俊華早前出席2017行政長官選舉論壇。